

最大的灾难在于人的内心 罪恶的灵魂必将万劫不复



惊世

怀旧船长 著

大海難

南海出版公司

014490

I247.5
2458

怀旧船长 著



惊世 大海难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世大海难/怀旧船长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12

ISBN 7-5442-3375-8

I. 惊… II. 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4728 号

JING SHI DA HAI NAN

惊 世 大 海 难

作 者 怀旧船长

责任编辑 程钢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 话 (0898)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圣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375-8

定 价 29.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作者怀旧船长郑重声明

本故事纯属虚构，与现实中任何
一次海难没有任何关系。

引 子

船体陡然下沉。

冰冷的海水从四面压过来。叶雁痕感到体内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燥热。这种燥热强烈地试图通过每一个毛孔抗击无穷无尽的寒。然而，这漫无边际的寒像狂风熄灭微弱的烛火一样，将她卷入一个黑暗、阴冷的深渊。

没有呼吸，没有思考，甚至连知觉都在随着急速的下沉逐渐消失。生命从未变得如此沉重。叶雁痕强迫大脑发出微弱的指令，但就连平日敏捷的四肢都毫无反应。

只有下沉。

突然，一种比海水更冷的物体插入了她的右脚掌，钻心的痛使她本已麻木的心脏又突突地跳动，求生的强烈欲望瞬间变得那样势不可挡。她猛地张开嘴，海水疯狂地灌入。她满满地喝了一口，使尽全身力气紧闭了嘴，右腿用力一蹬，左腿借势猛地划动……

疼痛更加深入。但她终于凭借双腿的配合摆脱了下沉和刺入脚掌的铁器，身体开始上浮。

她像游鱼一样刺破水面。

将口中的海水喷出的一刹那，她听到自己的喘息声震颤了整个海面。海面是如此平静。

月亮惨白的脸像一个巨大的轮盘，就吊在她的头顶上方。海面平滑如镜，空阔辽远，没有一丝声音，只有一块腐朽的木板静静地向她漂来。

她扑上去抓住了它。她从那块宽大的腐木上闻到了一种柴油的味道。这种味道让她感到，生命，从未如此真实地存在过。

她长舒了口气，随着木板静静地漂浮。

现在她唯一的念头，就是乞求这块木板将她带回岸上。她要活下去，无论尊贵卑贱！

身后似乎有什么在响。

她吃力地划水，转身。

她看到了一具浮尸。

一具女尸。一具抱着婴儿的女尸。月光正照在女尸的脸上，蓬乱的头发贴在她苍白的脸颊上，两只死鱼一样的眼睛怒睁着，酱紫色的嘴唇向外翻卷，露出白森森的牙。那牙咬得太紧，致使她的腮帮扭曲变形。夹在她左臂弯里的孩子，如果不是那一张与母亲的面孔同样苍白的小脸，一定会被当成一个熟睡的婴儿。

浮尸慢慢地向叶雁痕逼近。

巨大的恐惧让她眩晕。幸好，浮尸在她前面两米左右的地方停住了。

没等叶雁痕有任何喘息，浮尸的身后“咕咚”一声，冒起了两个巨大的水泡。眨眼之间，女浮尸的身后又多了两具浮尸。

当叶雁痕要凭借月光去辨别新出现的两具浮尸时，宁静的海面纷纷冒起奇大的水泡，一具接着一具的浮尸破水而出，像电脑特技一样，瞬间铺满了她的视野……

叶雁痕终于叫出声来。她奋力扭转身子，拼命划水。

但她看到了更为恐怖的场面——

一望无际的浮尸浸泡在血红色的海水里，仿佛一直延伸到月亮照不到的地方。每一具浮尸的面容都是那样惨白，每一双死鱼般的眼睛，都在汨汨流血。黑红的血滴过狰狞的面颊，落在海面上，将海水染成暗红……

叶雁痕只觉得四肢僵硬。她本能地呼喊着一个名字——“浚航……”
她觉得自己的呼喊让所有的浮尸都晃动了一下。

然后她就看见一张英俊的男人的脸从木板下钻了出来。

然后她就看见月亮像一个移动的灯笼从天上飘下来，耀眼的强光使她能看清那个男人脸上细密的皱纹。皱纹上方那双原本呆滞的眼睛，突然转动起来，并瞬间蓄满了泪，漫出眼眶，流到脸上。但这泪淌过他那高耸的颧骨的一刹那，就变成了血……

一只大手伸出水面，轻易地夺走了她的木板。

另一只大手举起一个巨大的舵盘，砸向她的头顶。叶雁痕想喊，但她的整个身体正在猛烈地下沉。

强大的压力、无边的黑暗、要命的窒息让她完全绝望……

凌晨 2:30。大港市欧亚经典花园别墅。

一条黑影轻松地翻过铁栅栏，弓腰前行，在临近海边的 14 号楼停下

来。

昏暗的月光下，可以分辨出来人身材高大，一身黑衣，面罩黑布。他抬头向 14 号楼三层望去。突然，两条黑影从斜刺里箭一般向他射来。

黑衣人向后错开一步，疾伸双手。

“呜——”两条飞奔而来的德国黑贝，不知为何，头部猛地撞在一起。随着骨头碎裂的脆响，瞬间瘫软在地。

紧接着两道短促的寒光闪过，两只雄壮的猎犬各自伸了伸腿，鲜血从脖子上喷射而出。

黑衣人掏出一个什么东西，在血泊中蘸了蘸。

他高大的身躯此时突然变得灵活，像壁虎一样顺着楼房的砖柱爬了上去。

冷汗浸透了她的丝质睡衣。

叶雁痕终于从噩梦中醒来。

粗重的喘息声回荡在这间宽阔的卧室。

她像一个被重量级拳击击瘫的挑战者一样不能动弹。同样场景、同样内容、同样细节而又清晰无比的恐怖画面已是数十次光临她的梦境。

一股新鲜的血腥味游丝一样钻进她的鼻孔。

她挣扎着下床，开灯，头脑昏昏地走向书桌。

什么东西一下撞入了她的眼帘。

她如遭电击，全身毛发的根部都不约而同地抖了一下。

一枚精巧的船舵模型，静静地躺在书桌中央。

船舵有八个手柄，直径寸余，轮毂为水晶所制。

船舵被鲜血染红，四只血淋淋的狗眼被均匀地串在手柄上。

叶雁痕终于坐下，颤抖着手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烟，点上，深吸了一口。

六年前。在舒缓的美国乡村音乐中，叶雁痕拿出了这个精美的船舵。

那时她刚刚从希腊回国，将这只船舵送给了丈夫苏浚航，作为丈夫的生日礼物。丈夫是航运界知名人士，特别喜欢收藏有品位的航海模型。那真是幸福的一天。丈夫明确表示，要将这只船舵永久带在身边。

两年前的 12 月 21 日，丈夫带着她的弟弟叶雁鸣去一个子公司检查船舶安全。丈夫踏上的这条船就是“巨鲸”号客滚轮，它在这片内陆浅海

神秘沉没，酿成举世皆惊的“12·21”特大海难。

“12·21”特大海难，船上人员共 265 人，其中 260 人死亡或失踪，仅 5 人获救，直接经济损失 3 亿元，间接损失难以估计。一时间，举国上下悲痛，神州遍地招魂。消息迅速传遍全球，联合国降半旗致哀。

叶雁痕得知消息后，当场昏厥，被送往医院抢救。之后，那个可怕的噩梦便一直缠着她。而她也非常清楚：如此骇人的海难，其真实场面远比她的梦境惨烈。

经过近一年的打捞、调查、论证，国家权威部门对这起海难的基本认定是：在恶劣的海况和气象条件下，轮船公司决策失误，操控不当。在严惩了几个当事领导后，一场谜一样的惊世大海难就这样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然而，叶雁痕的丈夫和弟弟的尸体至今还没有找到。

今夜，船舵神秘出现在叶雁痕的房间，它预示着什么？

难道丈夫和弟弟没有死？

她的心狂跳起来。

她将烟头掐灭，拨通了一个电话。

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个人能给她答案。

第一章

孟中华西装革履，端坐在宽大的老板台后面，将左手握成拳头，拳心向里，很自然地托住了肥硕的下巴。这个动作可以让任何走进这个房间的人轻易看到他腕上的劳力士手表。

萧邦就坐在他对面的小椅子上，身旁是一个洗得掉了色的迷彩包，一脸落魄。这个阵势让孟中华心底涌起一丝快感。

“老排，你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我好安排车去接你嘛！老战友还客气？何况，当年在部队，你还是我的领导呢！”孟中华表现出一种友善的责怪。

“你现在是老总，我是来求你赏碗饭吃的。”萧邦耸了耸肩，说。

“你看你！咱们都是兄弟，来了就是自己人。想喝点啥？咖啡？果汁？还是可乐？”孟中华终于放下那只戴着沉重手表的左手，一把抓起了电话，在上面轻轻地摁了一下。

“随便吧。”萧邦把交叉着的双手放在膝盖上，开始试探，“孟总，你看，公司这边能给我派点什么活？”

“别忙嘛！晚上我要先给你接风。来到大港，就到了家，老排可别客气哟！”孟中华叼上一根雪茄，用一根足有四寸长的火柴点燃后，吧嗒了一口。

一个穿职业套裙的女郎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摆着各种饮料。她微笑着将它送到萧邦面前，轻声说：“先生，请。”

萧邦随手取了一杯纯净水。女郎轻轻地退出房间。

接下来是双方的沉默。

孟中华转动着两只浑浊的肉包子眼，很仔细地再次打量着萧邦。这个当年的老排长，还是那样的瘦。不同的是，当年的板寸头如今变成了一蓬衰草，且有不少白发夹杂其间。那张仍然瘦削的脸似乎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苍白，细密的皱纹从眼角向脸部延伸。那双眼睛依然黑亮，只是更加忧郁了。

稍微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这是一个让生活挫败

过的男人。

而萧邦眼里的这个退伍老兵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头发像高尔夫球场上的进口草坪一样，不仅油亮，而且被精心修剪过；当兵时的那张娃娃脸如今光润得像是在白面馒头上均匀地涂了一层奶油；他的脖子已特征不明，连接头部和身体的那部分全是肉，中间的那条细缝像被麻线勒出来的；那双牛眼仍然很大，不过一片浑浊，无法让人从中读出任何秘密。

不过从他考究的衣装可以判断，这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虽然，很难让人相信他只有 36 岁。

“你真是投奔我而来？”孟中华捻灭雪茄，突然问。

“是。”萧邦说，“老战友，直说了吧，我脱军装后，找不到工作，做生意又赔了，老婆和我离婚了，在农村的老母亲需要照顾，女儿上学我得负担三分之二的费用。我需要钱！”

“那，为什么是来找我？咱们的战友中，干得大的有的是啊。”孟中华偏着头，问。

萧邦叹了口气，说：“我脱军装后，才发现这个社会是那么残酷，几乎无我容身之地。我败得很惨，但我不甘心，因为我知道，还有最后一个机会等着我，那就是找到你！我相信，你会帮助我，也只有你，才知道我的价值！”

萧邦动了感情。

孟中华突然从宽大的老板台后绕出来，紧紧地握住了萧邦的手，动情地说：“老排，你见外了。我有今天，全是因为你当年的栽培！你这样的英才，请都请不到啊！”他掏出一盒中华烟，塞给萧邦，又搬了把小椅子坐下来，摆出一副促膝谈心的样子。

萧邦也点了根烟，连声道谢。二人又聊了聊当年在部队的往事。孟中华突然说：“老排，我知道当年在特侦大队，你是侦察专家，但地方的情况更复杂。今天考考你，请你随便说说刚才进来倒水的那个服务员吧。”

“是面试吧？”萧邦笑着说。

“就算是吧。”孟中华把眼睛眯了起来。

“那我就瞎说啦。第一，这个姑娘不是普通的服务人员，是你的机要秘书或特别助理；第二，她练过功夫，主要是腿功；第三，她受过高等教育，可能是英语专业；第四，她有很好的酒量；第五，她是你的亲戚。先说这五点吧。”萧邦抬起头，微笑着说。

孟中华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说：“老排毕竟是老排！可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

萧邦问：“哪一点？”

孟中华说：“像你这样的人做生意，怎么会赔？”

萧邦说：“我只会看人，不会做生意。”

孟中华摇摇头，正色地说：“人，就是最大的生意。能看透人的心思，就能够做成生意。你有敏锐的观察力，如果分析能力足够，你会做成大生意。你来得很巧，今天就有一笔大生意，我想请你来做。”

“大生意？”萧邦一脸茫然。

大港“天天渔村”海鲜酒楼。夜幕还没有落下，顾客已基本填满了座位。

萧邦随孟中华走进四楼的30号包间，顿觉眼前一亮。

两名气质优雅的女子已站着迎候。

一名萧邦已见过，是在孟中华办公室送饮料的美丽小姐，现在他已知道她叫孟欣；另一位则是成熟的少妇，不好分辨年龄。她拥有少女般的肌肤，眼神却带着老妇般的沧桑。

萧邦见过不少美女。但惟有这个女人，才能给他一种绵长的威慑。

少妇朝前一步，握住了孟中华的手，微笑着说：“孟总，现在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请坐！”萧邦注意到，她的嘴对着孟中华，而眼角的余光却在迅速地扫描自己。

孟中华大马金刀地往主人位置上一坐，然后开始介绍：“这位先生是我最亲密的老战友萧邦，真相调查集团第一副总裁，刚刚从真相北京公司总经理的位置升任集团副总。哈哈，说这些干什么？叶总又不是外人。一句话吧，我就是他，他就是我！”

副总裁？北京公司总经理？萧邦有些糊涂。但他还是友好地伸出了手。

“萧总，我来向你介绍一下，”孟中华肥手一引，“这位是航运巨子、环亚蓝鲸集团的总裁叶雁痕女士，著名女实业家。”

“久闻大名。”萧邦轻轻地握了一下那只温润的手。

接下来孟中华滔滔不绝地讲述国内外时事和高层秘闻。虽然，他明显看出叶雁痕和萧邦都不太“感冒”。

酒菜上齐。一桌丰盛的海鲜，一瓶标有年份的法国红酒。这桌酒菜钱是西部一个普通农民三年的收入！萧邦暗自盘算了一下。

孟中华借着酒劲，还在讲那些奇闻轶事。叶女士已经五次欲言又止了！萧邦真不明白他的老板是装糊涂还是真没看出来。

终于，叶雁痕在敬了孟中华一杯后，郑重地说：“孟总，我想单独和你谈谈。”

孟中华一使眼色，孟欣就出去了。可是萧邦纹丝不动。

孟中华放下酒杯，正色地说：“叶总，如果您相信我，也请相信萧总，萧总才是真正的大侦探。您交代的任务，具体由他负责。实话告诉您，我的这位老战友，只有三种案子他才接，一是涉及省部级以上领导，二是事关巨星名人，三是酬金在百万以上。要知道，真相集团虽然无法与蓝鲸相比，但我们做事是有考量的。”

叶雁痕歉意地笑了一下，说：“孟总，不是我不相信萧总，关键是此事需要严格保密，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您知道，我处在危险当中，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查出真相。至于酬金，就按您上次说的办。确定细节后，预付款三天内到账。”

孟中华沉思了一下，表情变得凝重起来：“叶总，真正的生意人是有原则的。您也知道，真相集团仅仅用了八年就在全中国发展了九家分公司，破了2300多起案子，其中重案43起，追回欠款14亿，解救人质28起，代理诉讼139件，胜诉93件。这些可并不全靠运气。这，您和公安机关一样清楚，不然也不会来找我。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您的这起案件非常复杂，但我担保：第一，我们保证您的人身安全；第二，您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准确的调查结果；第三，您预付的30%的酬金，我将单独入账，如果不能满足前两个条件，我将全额退还，分文不取。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您的舅舅，而是因为您的为人！最后我再强调一点，萧总亲自出马，没有办不成的事！”

叶雁痕看了一眼萧邦。她还是不相信我。萧邦脑子飞快地闪动着。

“叶总，我可以给您看看相吗？”萧邦突然说。

“好啊。”叶雁痕歪着头，居然妩媚一笑。

“那我就冒犯了。”萧邦点了根烟，“您有严重的颈椎病，严重的神经衰弱，睡眠极差，常做噩梦。您的右手肘关节受过重伤后骨质增生。您小时候受过惊吓，至今没有安全感。您意志坚定，进取心强，但情感脆弱，患得

患失。您的员工都很惧怕您，但又非常依赖您。您能够很好地掌握一个大型航运企业，但却无法为自己指引方向！”

叶雁痕的表情凝固在脸上，酒杯中的红酒微微晃了一下。

这样尖锐甚至刻薄的男人，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当然，您的业余爱好不是上网或购物，而是喜欢云中漫步。”

“云中漫步？”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居然连孟中华都忍不住发问。

“因为，只有烟雾才能够使叶总镇定。”萧邦拿起桌上的中华烟，递给她一支，并不容置疑地站起来为她点火。叶雁痕果然没有推辞，还说了声“谢谢”。

在吞吐了几口云雾之后，叶雁痕似乎恢复了平静。她自嘲地说：“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尤其对于女士。”

孟中华歪头看着叶雁痕：“叶总，萧总所言是否有些道理？我认识您的时间也不短了，怎么不知道呢？”

叶雁痕没有评价。她只是笑了笑：“看来萧总干错行了，您应该去做医生。”

然后她敛起笑容：“敢问萧总，您结婚了吗？”

萧邦点头。

叶雁痕说：“恕我直言，如果您的夫人还没有同您离婚，那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萧邦的眼里闪过一丝痛苦之色，但他还是淡淡地说：“您说对了。她现在已是别人的夫人了。”

叶雁痕说：“您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萧邦说：“想。”

“因为，女人最讨厌自作聪明的男人分析她的秘密。告诉你，没有秘密的女人就不是真实的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孟总，再见！”

叶雁痕拎起咖啡色的小皮包，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

孟中华一定很生气吧？萧邦没有动，他正等着昔日的兵、今天的老板发话。

孟中华却哈哈一笑，拍了拍萧邦的肩膀，说：“来，为我们今天的成功，干杯！”

成功？谈判对手拂袖而去是成功？萧邦看了一眼喜形于色的孟中华，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第二章

一辆黑色的广州本田驶过大港城区，在海边停下来。

阳光下的海面波光粼粼。驾驶座上的孟中华摘下墨镜，欣赏着美景。他对副驾驶座上的萧邦说：“海真是好啊，每次看她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当年我单枪匹马从省公安厅出来创业的时候，一度失败，曾几次想跳海自尽。但每次来到海边，我所有的忧愁都烟消云散了。不是我没有勇气跳，而是海给了我新的希望。”

萧邦在听。

“知道我今天为何要带你来看海吗？”孟中华问。

萧邦摇摇头。

“实话告诉你，公司现在面临困境。我们急需叶雁痕这笔钱来化解危机。”孟中华在盯他。

公司面临危机？一个总部拥有办公大楼、下属九个分支机构、信誉良好的公司会陷入危机？萧邦很难相信。

“我们是老战友，比亲兄弟还亲，我才告诉你这个秘密。你也做过生意，民间有句俗话：挣钱犹如针挑土，花钱好比水推沙。随着你参与公司业务，你会发现，所有的繁荣基本都是假象。越大的公司债务越多，往往那些风光一时的所谓大老板，其现金流还不如那些被称为土鳖的小老板。别看我们公司账上进得多，可花得更多。中国的私企，尤其像我们这样的高风险行业，挣的那点血汗钱有80%送出去了，不然上面一声令下，我手下的几百号人立马作鸟兽散。你要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在搞地下侦探，中国的法律是禁止的！你说叶雁痕失眠，哪有我失眠得厉害？我哪天不吃三片安定能睡着？老排啊，你的到来让我欣喜若狂！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想起当年你对我的照顾，真是胜似爹娘啊！我跟了你四年，学会了侦察，才有我今天一口饭吃。十多年了，每当我想起当年那种亲如兄弟的情感，我心里就特别温暖，特别有力量！老兄啊，你来了，别把我当老板看，我永远是你的兵，你的兄弟！咱们有钱大家分，有难大家当。要知道，你这次可是在与一个富婆打交道，她可不是一般人啊！老排啊，不多说了，

你就是我的海,我的希望啊!全靠你了!”一席话说完,孟中华浑浊的眼里居然有了泪水。

萧邦没有说话,只是将手钳子一样夹住了孟中华肥蚕般的手掌。

孟中华也不是一个啰唆的人。曾经四年的朝夕相处,他了解这个外表冷漠但内心火热的战友。他收起了泪,表情又凝重起来。“咱们公是公,私是私。真相的弟兄们等着吃饭哪,因此你的任务是紧跟叶雁痕,按她提的所有要求去调查。要见机行事,随时向我直接汇报。昨天咱俩交流过了,叶雁痕无非是想知道她的丈夫和弟弟是死是活,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证据并交给她,这案子就结了。考虑到你的工作需要,我为你准备了一些行头。现在我就和你交接。”

一张交接清单放在了萧邦的手上。

交接清单

广州本田车一辆(含行驶证、保险单各1份),车号:港 A11083

车钥匙一套(含车用自动锁)

IBM 笔记本电脑1台(含组件和优盘1个、正版软件1套)

索尼数码相机1台

东芝针孔摄像机1部

松下 DV 1台

窃听器3套

仿真录音笔1支

显微镜1架

三星多功能充电器1套

瑞士多功能军刀1把

防身藏刀1把

睡袋1只

潜水服1套

西装1套

衬衣3件

太阳镜1副

陆战靴1双

手套5双

假发套 3 个
面具 5 张
攀登工具 1 套
GPS 手表(带夜光)1 只
手机 1 部
多功能综合工具 1 套
麻醉剂 1 瓶
注射器 5 套
洗漱用具 1 套

下面是签收人及年月日。

孟中华等他看完,再从衣兜里掏出一张银联卡、一个驾驶证和一个记者证。

好高的效率!好精细的准备!这些东西居然在三天内办齐!要是国家有关部门有如此办事效率,哪会有孟中华之流的容身之地!萧邦心里在叹息。

“这三样东西,就不必列在清单上了。卡里是 5 万元,需要时你就花。至于这两个证件,我是按你的要求办的。清单上的东西都放在后备箱里,一会儿就清点。你看,还缺什么?”孟中华问。

“还缺两样东西。”萧邦挠了挠头说。

“什么?”

“手枪一把,避孕套一盒。”

孟中华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黄昏。

风姿绰约的叶雁痕在别墅前迎接她的私人侦探萧邦。

偌大的一座别墅,只住着叶雁痕和一个五十多岁的保姆,的确显得清冷了些。走进别墅,萧邦有些恍惚,感觉自己走进了旧社会的富贵人家。他猛然想起,以前看过一部叫《上海滩》的电视剧,眼前的场景与剧里的一些镜头何其相似!

看来无论是什么年代,富人的生活条件总是与众不同,要实现共产主义,难!萧邦胡思乱想着,随着叶雁痕进了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